夕阳无限好，句号

童自荣

说实在的，若是有人调侃我，“都这把年纪了，还在台上上蹿下跳”，我内心里倒是颇有几分得意的。现在怕就怕跳不起来了，那才叫一个悲哀呢。于是就想到了那首诗。

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杰作。我以为诗人是悲戚而又无望的，两句诗，重点是落在后一句上。我现在的理念则正好相反，“夕阳无限好，句号”。为什么不呢？单指我们这个从事艺术工作的领域，今天有多少上了年纪的艺术工作者，不正在意气风发地发挥余热吗？哪怕不上舞台，亦自觉地挑起教育栽培年轻人甚至娃娃们的担子。

生活有激情，精神极充实，总是保持一份对喜欢事的追求，以及报效祖国的心愿，才会有真正快乐的心态，也才会获得健康和长寿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可举出无数的例子。11月中旬，为助推中日友好，为庆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，北京方面组织京沪一些老艺术家赴东京的交流演出和策展，则是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
短短几天活动中，抵东京第二天晚上的《经典再现，构筑和平》那场演出，令人印象最深。晚会因准备仓促，半天时间仅来得及进行即兴的框架式的连排。然两个多小时的倾情演出，居然无大错，皆大欢喜，更可见老艺术家们的艺术功力长存，吸引力依旧。

你瞧，年届90的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，虽不久前摔伤了腿，却没事儿一般，精气神十足地走上舞台。当然，年纪毕竟不饶人，嗓子状态无疑已大不如从前，按现在的高科技，假唱总可混得过去。但李老师决不愿这样做，他要凭自己艺术良心演唱。尽管上几个高音连自己亦感不太理想，但观众还是报以热烈的喝彩。

你瞧，年近80岁的舞蹈艺术家陈爱莲，是个人称“舞神”的老小孩。在东京松山芭蕾舞团的驻地，她自告奋勇代表参观的艺术家们，用民族舞白毛女和日本白毛女双双起舞，全场气氛因此而掀起一个高潮。返车途中，我由衷对她竖起了大拇指，本以为她会说声谢谢，没料到她却坦言：“没跳好，我不开心。”

你瞧，80多岁的王铁成，他实在是一个老北京大明白人。他不但才华横溢又善于表述，更是极富生活情趣的审美。比如，他居然对老上海情有独钟，肚子里的货色远比我们这些上海人多得多。他在浙江桐乡买房，为的就是对南方的那份眷恋。我突然起念，他应当以“我眼中的北京城”一类话题做做节目。他说，这类项目早就在洽商之中，只是还未完全成形而已。

是啊，还有85岁的杨在葆——中国的硬汉子，年过80岁的《梁祝》作曲家之一陈钢，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，还有唐国强、朱明瑛、卢奇等等。

我自己就不必多提了，尽管也老得可以。主办方倒并未把我看成是“夕阳”，因此，除了让我上台与“真由美”——中野良子女士合唱，与丁建华搭档朗诵配音片断，还让我从头至尾用中文主持。谢幕之后，他们问我累吗？我回道：“累并快活着。”和这些老艺术家同吃同住同活动，心情温暖而亢奋，让我做什么我都乐意。

是啊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正是需要我们出力的时候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这个责任不但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们的事，也是下午四五点钟夕阳们的事。一少一老，其实各有优势，难以替代。任何“你该靠边站了”或是“想赶上我你还嫩了点儿，小子”的念头都是要不得的。我们应该互相关心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支持，不是吗？

还是标题上这几个字：夕阳无限好，句号。这是我的理念，不会动摇的理念。你觉得呢？

写给海高路

黄顺福

你是我记忆中耀眼的明珠，是我贫穷而欢乐童年的玩伴。时隔多年，我回到故乡高桥，寻寻觅觅不见你的身影，你已无影无踪。

你的名字由连接两端的高桥镇和海滨浴场的姓氏组成。你从南牌楼厍我家身旁经过，看着我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，背起书包蹦蹦跳跳上学。你看着我滚铁圈疯跑，看着我官兵抓强盗追逐伙伴，看着我骑自行车和牛车赛跑……南牌楼厍村是个只有十五户人家的小村子，我家门牌15号，排在最后一家，开窗就见你的身影。童年的我跟着奶奶在田间劳作，抬头看川流不息的车队，我想，你这条丑陋的小马路怎么会吸引那么多人的关注？

你有过繁华的鼎盛期。1935年诞生时，你是高桥唯一的马路。你没有南京路光洁平整的街面，没有一家商铺，有的只是满眼绿色的棉田菜地，你素面朝天，煤屑扬尘，却强力裹挟着人们的视线。张学良、吴铁城等名流为你题匾，聂耳、王人美、黎莉莉、胡蝶、梅兰芳等名人以脚粘你的煤屑为荣耀。有人为你专门创办从北京东路外滩航行到高桥码头的市轮渡，有人为你特意组建200多人的黄包车队日夜撵着你奔跑，有人为你修建楼堂馆所高级饭店，有人为你开发高桥松饼高桥薄脆的土特产……你享受着上海滩所有马路享受不到的繁华高贵。

新中国成立那年，我在市区读书，重回故里看望奶奶。你满目疮痍，繁华不再。到处是布满弹孔的碉堡，纵横交错的战壕毒蛇一样缠在你身上，装满弹壳的箩筐和丢弃的工兵铲随处可见，谁祭奠的一堆纸钱在路边冒着青烟。一辆布满弹孔的运兵车死龟一样，瘫痪在南牌楼厍村旁的路上，麻雀歇在车窗口探出的白旗上，跳跃欢叫，似乎为你回到人民的手里高兴，又似乎在告诉我高桥镇经历了多么酷烈的战争。后来站在高桥烈士陵园的墓碑前，我一想起这些就禁不住流泪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煤渣单车道再也适应不了浦东改革开放的需要，扩建重修海高路提上日程。我回家办理老屋拆迁手续。奶奶已经故世，没有奶奶的经营，蓄满童年温馨的老屋东倒西歪，屋顶上的瓦轮草随风摇曳，奶奶淘米洗衣的水桥已经坍塌，柳树枝条轻抚的水塘里水浑浊不堪。我望着老屋，不知欣喜还是忧伤，乡愁的甜蜜留存心扉。

每当扫墓，我从轨交6号线下来，横七竖八的大马路让我眼花缭乱，身边的海徐路原是你的邻里，曾经的起始点。可是你在哪里，我的童年玩伴？从北街走来一个老翁，他应该知道这条曾经轰动一时的马路吧？老人说，幸亏问到我这个老土地，旁人怎么会知道？改革开放，高桥变样，建设电厂，海高路完成历史使命，寿终正寝。不过，别急，海高路已经化身光洁小马路，静静躺在电厂里，正在为电厂工人服务。说着说着，老人笑了，上海碧海金沙海滨大浴场好几个，谁还留恋这巴掌大的浦东海滨浴场？

啊，海高路！我为你一去不返心怀感伤，更为你华丽转身欢欣鼓舞。

相映成趣 卫平贤 摄

处处煮茶藤一枝

欧阳田军

落星开士深结屋，龙阁老翁来赋诗。
小雨藏山客坐久，长江接天帆到迟。
宴寝清香与世隔，画图绝妙无人知。
蜂房各自开户牖，处处煮茶藤一枝。

这是书法家、文学家黄庭坚《题落星寺》一诗，最为脍炙人口，也为当今书家常书练笔。作为诗词爱好者，读过黄庭坚的诗词，但用心背下这首《题落星寺》的诗，还得缘于沪上书法名家刘小晴老师的授课。那是一次书法课之余，刘老师自掏腰包，购来新纸，纸分赠每位学生。他笑说，试新纸实乃人生一大乐趣，并当众背临黄庭坚《题落星寺》一诗。只见笔走龙蛇、刚健柔美，力透纸背、字字有力，撇捺纵横、等闲挥就。刘老师深谙欧阳询《九成宫》的妙谛，所写之字上窥魏晋、下探宋明，不掠新奇、但求平正，真有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，给人一种审美的愉悦。学生们大开眼界，心为叹服。结合刘老师面对人生困境和挫折而坚持练习书法的众多励志故事，有感而发，课后写了一首拙律《著玉章》，献给老师，得到老师的鼓励。

小楷观来气势狂，笔头再现九宫光。
沉吟世事难来克，点检浮生苦中尝。
劲节虚心修意志，求真务实品芬芳。
古稀岁月不言老，书法勤耕著玉章。

刘老师喜欢《题落星寺》这首诗，不仅是因为作为书法家和文学家的惺惺相惜，还因为这首诗代表刘老师对待生活的态度。刘老师号“一瓢”，取之佛经里“任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”，警醒人们“在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，但只要用心好好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足够了”。“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都是身外之物呀！一个书法家的真正价值就是你要把字写好”。这也是刘老师对待物质和名利的超然态度。讲课妙言佳句信手拈来，至今言犹在耳：“名不要求虚名，要求实名，一个搞艺术的人要求后名，不要求时名。”“人的生命有限，若能在一点上有所突破，能和古人抗衡，达到眇微的境界，就真的成功了”。

我想起《庄子》：“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”。想以“鹪枝”结句，写一诗记录刘老师给学生们试新纸泼墨表志向的场景。明朝袁宏道在《善哉行》写道：“读书不成，学仙寡效。鼷腹鹪枝，从吾所好。”清朝金农有诗句：“古调泠泠造眇微，玉池清水自生肥。”刘老师从艺书法60多年，天天笔耕不辍，毫发生死、纤微向背，总能静下心来，伏下身段，多写多练，甚至出差出国照样坚持书写，真实地再现了天道酬勤、厚积薄发的道理。想到此，又琢磨一首小律《试新纸》，献给同学们心中的好老师——刘小晴。

法书六秩意离离，始教今人称老师。
一字欠工毫发死，几番细酌眇微驰。
铺毡试笔思童梦，濡墨挥襟习古诗。
拈得浩翁奇妙韵，煮茶藤细为鹪枝。

总理修改新闻稿

张哲明

在我一生中最最难忘的，就是周总理在百忙中修改新闻稿。

那是1957年12月中旬，周总理在出席中共上海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后，要接见驻沪部队团以上的军官。24日下午2时，他在上海警备区司令王必成中将、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等首长的陪同下来到会场，对一千多名团以上军官讲话。当时我是上海警备区政治部新闻干事，又是《解放军报》特约记者。王必成司令员指示我要把总理讲话写成新闻稿发给北京《解放军报》社。

总理连续讲了两个小时，讲完话后还和大家合影留念。这时已是下午4时30分了，时间十分紧迫，我匆忙回到办公室，翻开记录本，写成一篇不到2000字的新闻稿，通过王必成司令交给周总理审阅。天渐渐黑下来了，寒风吹打着窗户，紧张之余，我早已忘记了饥饿和寒冷，不敢离开办公室半步，静静地守在电话机旁。晚上大约7点左右，周总理的秘书直接打电话过来了，通知我立即到总理下榻的酒店去取稿子。

我到达酒店时已经是七点一刻，工作人员早已在门口等候，立即领我到总理的房间。只见周总理还伏在办公桌上，聚精会神地在修改那篇稿子。不一会儿，总理面带笑容地把稿子交给我，我接过稿子就匆忙地往外跑。刚跑到酒店的大门口，就见总理秘书追上来将稿子又要了回去。他告诉我当总理看到离开会时间还有一刻钟时，他想把稿子再看一遍。我跟着秘书重新回到总理身边，此时总理摊开了稿子，边看边又把稿子修改了一遍。

我回到办公室后打开稿子一看，只见每张稿子的边角上，毛笔字写得密密麻麻，有的墨迹都还没有完全干。粗略统计了一下，在一篇不到2000字的新闻稿上，总理共改动了30多处，有时连标点符号也作了修改。

当时的通信设备能力不强，发稿相当困难。我只好求助上海警备区通讯处的帮助，经南京、济南等军区中转站，通过长途电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发往《解放军报》社，不足2000字的稿子前后花了三个多小时才发送完毕。发完稿子后，嗓子几乎都哑了，但高兴的是终于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。第二天黎明，《解放军报》的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新闻稿。

总理那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的精神，影响和鞭策了我的一生。至今，我仍将总理修改过的那份稿子，放大后镶嵌在镜框里，挂在客厅墙上，并永远铭刻在心里。

夜光杯

退群也是一种明智

吴德胜

早晨起来推开窗心情美美的，这就是我退休生活的写照。退休是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，也是人生中难得的一段悠闲自在、自由自主的时光。服老是一种清醒，也是一种豁达。每天看看报、读读书、散散步，无欲无求了。如果沉下心来认真回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，总结正反的历史经验，写下饱经沧桑之后的人生感悟，可能是发挥余热的一种很好方式。

“叮咚叮咚”微信叫了，手机微信群里跳出的工作信息仿佛又把我拉回了工作状态，刚准备回复，嘴角上扬，我笑了，现在是“老吴”，而不是以前的“吴总”了，原单位的工作群已不再发生工作关系了，再往里面发信息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，不如自己“识相”退出工作群为好。于是，我在原单位工作群中发出了这样最后“告别”的信息：“各位领导、同仁，我已退休离开工作岗位，在此衷心感谢大家长期来对我的关心支持和帮助，对在我工作期间给大家带来的不便，表示歉意。在此，请允许我退群，今后如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一定尽余力。”然后默默地，我退了群。

人贵有自知之明，退群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以前也听说过有人整天在群里发各种乱七八糟的信息，影响了别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，想把他“踢”出群又显得难堪，许多群甚至停用了原群另建新群，这样的处境有多尴尬啊。所以我建议，该退群时就退群。

自己组织户外活动

周钰栋

真的不敢想象，几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竟会有如此大胆的设想和能力，自己组织了一次非常像样的户外活动。

“六一”节前，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外孙女说出了这样一件事：“我和班上的几位同学商量好了，准备在六一节那天中午，大家带上帐篷、面包、矿泉水到公园里去野餐，然后在草地上玩。”说完，她眨巴着眼睛望着爸爸妈妈，嗫嚅着：“行不行？”我们几个大人一听，开始真有点吃惊。我问她：“安全考虑过没有？同学的爸爸妈妈知道这件事吗？”也就在我问话的同时，孩子她妈已经打开了手机，点开班级微信群与几位准备参加这次户外活动的同学家长聊了起来，最终家长们达成了共识：应该给孩子一个独立成长的机会。至于安全问题，每家去一位家长当纠察、保安。

家长群聊完毕，各自向自家的孩子发出“同意令”后，自然是孩子们的事了。他们到底是如何商量，如何忙碌、准备的，我们也不过问，只是到了5月31日吃晚餐时，我才问她：“明天的事准备得怎样了？”外孙女闪动着她那双灵动的眼睛开始细说：“明天上午我们在学校参加庆六一活动，中午学校不供应午餐，所以上午放学后你们来接我时带上野餐用的面包、饮料和活动用品，然后我们一起步行到公园去。”“你们准备带些什么活动用品？”我追问道。“我们一共有九位同学，我和小欣带帐篷和风筝，明明带羽毛球，琴琴带滑板车，玲玲带篮球，箐箐和小伟带长绳、沙包，玲玲爸爸当篮球指导。”如此细致的分工合作，真让我们开了眼界，后生可畏啊！

第二天中午学校放学时，我们九位家长按照事先分工，护送着孩子们步行至公园。真是一路欢笑，一路歌。一到公园的草坪上，孩子们就像出笼的小鸟叽叽喳喳地撒欢开了，有的帮大人一起搭帐篷，有的铺野餐用的塑料布，有的摆放餐具……布置完毕，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起来，你来我往地分享着各自带来的美食。

午餐毕，是孩子们放飞的时刻。有的放风筝，有的踩滑板车，有的在玲玲爸爸的指导下打篮球……而我们几位随行的家长，虽事先说好是坐在一边监护当安全员，可眼前的这般欢乐场景却将大家早已远去的童心追回，一个个不约而同地加入了孩子们活动的行列，跑啊，跳啊……

日头偏西，众家长尽管有点于心不忍，但不得不鸣金收兵。说再见时，孩子们紧紧相拥着，家长们热情地握着手，显然大家都还沉浸在刚才的欢乐中。欣慰孩子们的成长，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喜、快乐！

七夕会

养育